

中國

本話

大系

西湖二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國話本大系

55730

西湖二集



200557307

江蘇古籍出版社

(蘇)新登字 006 號

中國話本大系

西湖二集

周楫 編

陳美林 校點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排版

淮安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21.25 插頁 6 字數 481,000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冊

ISBN 7-80519-577-3/I·157

責任編輯：徐文博 定價：18.00 元

中國話本大系



出版說明

話本小說和擬話本小說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一份珍貴遺產，作品甚多，源遠流長，在我國小說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歷來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從來沒有系統地整理出版過，爲了繼承這份豐富的文學遺產，使它更好地流傳下去，同時也爲了給專業工作者提供研究的資料，我們組織有關力量，系統地整理出版話本、擬話本的代表作，定名爲《中國話本大系》。

《中國話本大系》爲我國話本、擬話本的第一部系列叢書。所搜輯的話本、擬話本上起於唐，下迄於清。它不僅包括國內公私藏書中的善本、珍本、孤本，而且也包括流散在日、美、英、法等國的罕見版本，計約一百種，擬在若干年內分批出版。

《中國話本大系》選擇善本爲底本，參校其他有價值的版本。爲保存其本來面貌，本叢書一律不作刪節。不同版本的異文，根據情況附出校記。原底本上的批語及其他有關資料，一併附錄於後。

為了得到海內外更多研究話本小說的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加快《中國話本大系》的整理出版，《中國話本大系》從第三輯起，改主編制為編委制，編委會由徐朔方、陳美林、陳翔華、陸國斌、程毅中、劉世德（以上按姓氏筆畫排列）組成。在此，我們對各位編委及其他參加校點的專家學者為《中國話本大系》整理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勞動致以誠摯的感謝。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三月

西湖二集

周
陳美林 桀

校 簡
點

前言

擬話本《西湖二集》題『武林濟川子清原甫纂』、『武林抱膝老人評』。書前有湖海士序。序中稱此書作者爲『周子』。據所附《西湖秋色一百韻》所題『武林周楫清原甫著』可知，『周子』名楫，武林即今之杭州。談遷《北游錄·紀郵》順治十一年七月壬辰條云：『觀西河堰書肆，值杭人周清原，云虞德園先生門人也。嘗撰西湖小說。噫，施耐庵豈足法哉！』此外，關於杭州周清原生平事蹟的記載尚很少見，僅可從湖海士序中窺知點滴。湖海士在序中稱贊周楫爲『曠世奇才』，謂其『爲閭氣所鍾，才情浩瀚，博物洽聞，舉世無雙』，但却懷才不遇，蹭蹬厄窮。周清原自狀其困窘，亦見諸湖海士序文所引，有『蓋原憲之桑樞、范丹之塵釜交集於一身』之句；又自訴其何以窮困若斯，乃在於『司命之厄我過甚，而狐鼠之侮我無端』。由此，憤而『願爲優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乃有西湖小說之作。

周楫在撰成《西湖二集》之前當先成一集，在二集卷十七《劉伯溫薦賢平浙中》文中有一先年《西湖一集》中《占慶雲劉誠意佐命》大概已曾說過云云，可知確有《西湖一集》，惜目今仍未見及。《西湖二集》三十四卷，選擇與西湖有關之『流風遺韻，古蹟奇聞』撰寫成故事，意在『勸化世人』（湖海士序）。魯迅評其書云『文亦流利，然好頌帝德，垂教訓，又多憤言』（《中國小說史略》）。綜覽全書，雖有

草率之筆，但大體看來，情節有跌宕之勝，結構尚稱嚴密，人物亦不乏個性，在擬話本中算不上上乘，但亦非平庸之作。唯書中頗多歌頌天子聖明、教忠勸孝、因果報應之語，令人生厭。而其「憤言」却有可觀，諸如帝王昏庸、宦官擅權、朝政腐敗、賄賂公行、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等現實情狀，亦頗有揭露至采擷史實融化為小說情節時亦有失誤之處，對歷史人物褒抑品評亦不盡妥貼，但它畢竟是小說，而非信史。

《西湖二集》刊刻於明崇禎朝，書中每以「絲」代「由」，以「簡」代「檢」，乃避朱由檢之諱。現存明末雲林聚錦堂刻本，北京圖書館藏殘存本及配抄本，兩者款式相同，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有圖。唯殘存本有眉批，配本無。南京圖書館亦有收藏，唯書經修整，藏書籤題「清（？）刊本」。此本可能仍用明板刷印，眉批鏟去，但尚有殘蹟，依稀可辨，如卷二頁十四下，眉批「此詩大有東坡意」，南圖本同一位置上，「意」之下半部「心」，尚可勉強辨識。

本集以台灣《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影印崇禎刊本為底本。此本湖海士序文為配印，附圖六十八幀及《西湖秋色一百韻》，款式一如北圖藏本。卷一缺二十七、二十八頁；卷十二缺一至五頁，六頁以後為抄配，最後二頁竄入卷十三；卷十三缺二至三頁，而竄入卷十二兩頁文字。該本所缺文字，據南圖本抄配，並以南圖本校閱全文，極個別文字異處，已出校；有明顯錯訛及脫漏者，一一校出或補足。唯既往語詞不從今日習慣改動，如「該博」不改「賅博」、「胡梯」不改「扶梯」、「方以類聚」不改「物以類聚」、「能言舌辯」不改「能言善辯」等。此外，如「生天」與「昇天」等語義有別，不為統一而改。話本小說中常用俗字，其中亦有與今簡體字相同者，如「卉」與「棄」、「个」與「個」、「賊」與「贓」、「体」

與『體』等，此集中並存，亦不統改；唯涉及人名、地名者則予以更改，如卷十八『齊太』改『齊泰』。底本原有眉批，但多模糊不清，難以全部辨識，只好盡可能遙錄之。

陳美林

一九九二年春
南京清涼山角

前言

目次

第十九卷	韓晉公人畜兩贈	一六三
第二十卷	徐君寶節義雙圓	一六四
第二十一卷	覺闍黎一念錯投胎	一六五
第二十二卷	壽禪師兩生符宿願	一六六
第二十三卷	姚伯子至孝受顯榮	一六七
第二十四卷	李鳳娘酷姤遭天譴	一六八
第二十五卷	愚郡守玉殿生春	一六九
第二十六卷	巧書生金鑾失對	一七〇
第二十七卷	宋高宗偏安耽逸豫	一七一
第二十八卷	吳越王再世索江山	一七二
第二十九卷	第一二卷	一七三
第三十卷	第二二卷	一七四
第三十一卷	第三二卷	一七五
第三十二卷	第四二卷	一七六
第三十三卷	第五二卷	一七七
第三十四卷	第六二卷	一七八
第三十五卷	第七二卷	一七八
第三十六卷	第八二卷	一七八
第三十七卷	第九二卷	一七八
第三十八卷	第十二卷	一七八
第三十九卷	第十二卷	一七八
第四十卷	第十三卷	一七八
第四十一卷	第十四卷	一七八
第四十二卷	第十五卷	一七八
第四十三卷	第十六卷	一七八
第四十四卷	第十七卷	一七八
第四十五卷	第十八卷	一七八
第四十六卷	第十九卷	一七八
第四十七卷	第二十卷	一七八
第四十八卷	第二十一卷	一七八
第四十九卷	第二十二卷	一七八
第五十卷	第二十三卷	一七八
第五十一卷	第二十四卷	一七八
第五十二卷	第二十五卷	一七八
第五十三卷	第二十六卷	一七八
第五十四卷	第二十七卷	一七八
第五十五卷	第二十八卷	一七八
第五十六卷	第二十九卷	一七八
第五十七卷	第三十卷	一七八
第五十八卷	第三十一卷	一七八
第五十九卷	第三十二卷	一七八
第六十卷	第三十三卷	一七八
第六十一卷	第三十四卷	一七八
第六十二卷	第三十五卷	一七八
第六十三卷	第三十六卷	一七八
第六十四卷	第三十七卷	一七八
第六十五卷	第三十八卷	一七八
第六十六卷	第三十九卷	一七八
第六十七卷	第四十卷	一七八
第六十八卷	第四十一卷	一七八
第六十九卷	第四十二卷	一七八
第七十卷	第四十三卷	一七八
第七十一卷	第四十四卷	一七八
第七十二卷	第四十五卷	一七八
第七十三卷	第四十六卷	一七八
第七十四卷	第四十七卷	一七八
第七十五卷	第四十八卷	一七八
第七十六卷	第四十九卷	一七八
第七十七卷	第五十卷	一七八
第七十八卷	第五十一卷	一七八
第七十九卷	第五十二卷	一七八
第八十卷	第五十三卷	一七八
第八十一卷	第五十四卷	一七八
第八十二卷	第五十五卷	一七八
第八十三卷	第五十六卷	一七八
第八十四卷	第五十七卷	一七八
第八十五卷	第五十八卷	一七八
第八十六卷	第五十九卷	一七八
第八十七卷	第六十卷	一七八
第八十八卷	第六十一卷	一七八
第八十九卷	第六十二卷	一七八
第九十卷	第六十三卷	一七八
第九十一卷	第六十四卷	一七八
第九十二卷	第六十五卷	一七八
第九十三卷	第六十六卷	一七八
第九十四卷	第六十七卷	一七八
第九十五卷	第六十八卷	一七八
第九十六卷	第六十九卷	一七八
第九十七卷	第七十卷	一七八
第九十八卷	第七十一卷	一七八
第九十九卷	第七十二卷	一七八
第一百卷	第七十三卷	一七八

第十一卷	寄梅花鬼鬧西閣	一七六
第十二卷	吹鳳簫女誘東牆	一九六
第十三卷	張採蓮隔年冤報	二一五
第十四卷	邢君瑞五載幽期	二三四
第十五卷	文昌司憐才慢注祿籍	二四九
第十六卷	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	二六四
第十七卷	劉伯溫薦賢平浙中附戚將軍水兵篇(一)	二八一
第十八卷	商文毅決勝擒滿四	三〇四
第十九卷	俠女散財殉節	三二三
第二十卷	巧妓佐夫成名	三三六
第二十一卷	假鄰女誕生真子	三五四
第二十二卷	宿官嬪情殮新人	三六五
第二十三卷	救金鯉海龍王報德	三七六
第二十四卷	認回祿東嶽帝種鬚	三九一
第二十五卷	吳山頂上神仙	四〇五
第二十六卷	會稽道中義士	四三三

(一) 原本有『並海防圖式』五字。

第二十七卷	洒雪堂巧結良緣	四四八
第二十八卷	天台匠誤招樂趣	四五七
第二十九卷	祖統制顯靈救駕	四八八
第三十卷	馬神仙騎龍昇天	五〇五
第三十一卷	忠孝萃一門	五二七
第三十二卷	薰蕕不同器	五四三
第三十三卷	周城隍辨冤斷案	五六〇
第三十四卷	胡少保平倭戰功附繫要海防說並救荒良法數種	五七四
附錄一	西湖二集序	六〇二
附錄二	西湖秋色一百韻	六〇五
附錄三	《西湖二集》素材輯錄	六一二

西湖二集卷之一

吳越王再世索江山

蕭條書劍困埃塵，十年多少悲辛！松生寒澗背陽春，勉強精神。

且可逢場作戲，寧須

對客言貧？後來知我豈無人，莫謾沾巾。

這首詞兒，名《畫堂春》，是杭州才子馬浩瀾之作。因國初錢塘一個有才的人，姓瞿名佑字宗吉，高才博學，風致俊朗，落筆千言，含珠吐玉，磊磊驚人。他十四歲的時節，父親還不曉得他有才華，適值父親一個相好的朋友張彥復，從福建做官回來望他父親，因具鷄酒款待。瞿宗吉從書館中而歸，

張彥復就指雞爲題，命賦詩一首。宗吉應聲道：

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

自是范張情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

張彥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並題詩一首爲贈：

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

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

自此，聲名傳播一時，有名先達之人，都與他爲忘年之交。那時第一個有才的是楊維楨，字廉夫，號鐵

崖先生，聞其才名，走來相訪，因試其才學何如，將自己所賦《香奩八詠》要他相和。瞿宗吉提起筆來，一揮而就。

《花塵春跡》道：

燕尾點波微有暈，鳳頭踏月悄無聲。

《黛眉顰色》道：

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

《金錢卜歡》道：

織錦軒窗闌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吁。

《香頰啼痕》道：

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

瞿宗吉一一和完，楊廉夫嘆服道：「此瞿家千里駒也。」從此聲名大著于天下。然雖如此，有才無命，筆下寫得千百篇詩賦，囊中尋不出一二文通寶。真是時也，運也，命也，所以感慨興懷，賦首詩道：

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

筆端花與胸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

遂做部書，名爲《剪燈新話》，遊戲翰墨，以勸百而諷一，借來發抒胸中意氣。後來馬浩瀾讀他這首詩，不覺咨嗟感歎起來，做前邊這隻《畫堂春》詞兒，憑弔瞿宗吉。

看官，你道一個文人才子，胸中有三千丈豪氣，筆下有數百卷奇書，開口爲今，闔口爲古，提起這

枝筆來，寫得颺颺的響，真個煙雲繚繞，五彩繽紛，有子建七步之才，王粲登樓之賦。這樣的人，就該官居極品、位列三台，把他住在玉樓金屋之中，受用些百味珍羞，七寶床、青玉案、琉璃鍾、琥珀濃〔二〕，也不爲過。耐耐造化小兒，蒼天眼睛，偏鍛鍊得他一貧如洗，衣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頓，沒一頓，終日拿了這幾本破書，「詩云子曰」、「之乎者也」個不了，真個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憐也？不可憐？所以只得逢場作戲，沒緊沒要做部小說，胡亂將來傳流于世。比如三國時節曹操相無惡不作，弑伏皇后、董貴妃，漢天子在他荷包兒裡，隨他扯進扯出，吐氣成雲，喝氣成雷，果然是在當時險奪了玉皇尊，到如今還使得閻羅怕，誰敢道他一個「不」字。却被我朝山陰一個文人才子徐文長先生做部《四聲猿》，名爲《狂瞽史漁陽三弄》，請出禰正平先生一邊打鼓，一邊罵座，指手畫腳，數落落，罵得那曹賊啞口無言，好不暢快。曹賊有知，豈不羞死？真是「踢弄乾坤捉傀儡」的一場奇觀，做個千秋話柄，激勸傳流：一則要誠勸世上都做好人，省得留與後人唾罵；一則發抒生平之氣，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盡數寫將出來，滿腹不平之氣，鬱鬱無聊，借以消遣。正是：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
逢場不妨作戲，聽我舌戰紛紛。

看官，你道杭州人不拘賢人君子，販夫小人，牧童豎子，沒一個不稱贊那吳越王。凡有稀奇古怪之事，都說道當先吳越王怎麼樣，可見這位英雄豪傑非同小可。還有一件好笑的事，那寶石山腳邊石塊之上，鑿有斗大的痕跡，說是吳越王卵子痕跡，道當日吳越王未遇之時，販鹽爲生，挑了鹽擔，行

(一) 濃——疑爲「盞」。

走此山，忽然大雨地滑，跌了一交，石頭之上印了兩個卵痕。後來杭州作要之人，故意鑿成斗大，天雨之後，水積其中，又捉弄那鄉下的愚民道：「這卵池中水將來洗目，其目一年不昏。」鄉下愚民聽信其說，時將這卵水洗目。杭州人之好作要如此。你道不是一件極好笑的事麼！然在吳越王未遇之時，安身無處，這個卵袋不值一文錢。及至做了吳越王，保全了幾千百萬生靈，後世稱他英雄，連這個卵袋都鑿成模樣，把與愚民徘徊瞻眺、玩弄撫摩起來^①。可見卵袋也有交運值錢的時節，何況其生平事業不噴噴稱歎。然吳越王發跡的事體，前人已都說過，在下爲何又說^②？但前人只說得他出身封王的事，在下這回小說又與他不同，將前緣後故、一世二世因果報應，徹底掀翻，方見有陰有陽、有花有果、有作有受，就如算子一般，一邊除進，一邊除退，毫忽不差。

看官，你道從來得天下正的無過我洪武爺，驅逐犬羊腥膻之氣，掃除胡元濁亂之朝，乾坤重闢，日月再朗，這是三代以來第一朝皇帝了^③。其次則漢高祖，驅除暴秦，滅焚書坑儒之禍，這也是極暢快的事。所以洪武爺得天下之後，祭歷代帝王之廟，各帝王神位前都只一爵，獨于漢高祖前笑對道：「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憑籍以有天下，唯我與爾不階尺土，手提三尺以致大位，比諸君尤爲難得，可共多飲一爵。」這是不易之論。然雖如此，漢高祖怎比得洪武爺。若論唐太宗，把宮人侍父而劫父以起兵，這也難算得天下之正了^④。若是宋太祖欺孤兒寡婦，因陳橋兵變，軍中黃袍加身，就禪了周朝之位，這也一發難說得天下之正了。所以岳正做首詩道：

又有詩道：

黃袍豈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